

扬璐溪

水可载舟亦覆舟，醒世古训历千秋。社会世态任褒贬，群众路线固本源。执政为民何所求，达川兴旺民富有。胸怀苍生天下忧，民心向背同战斗。庙堂草野均不苟，百姓冷暖系心头。四问于民须务实，清正廉洁必坚守。力除弊病四风丢，万众归心清风骤。

春的衣裳 (外一首)

谭长海

当我们还在严寒的逼视下颤栗不止，春天已穿过芭茅锋利的指尖踱足来到人间。一袭旧衣裳蔽了我们的视线，也让那些觊觎已久的风刀霜剑，失去了伏击的耐心和热情。

如果不是那只突然窜出的兔子，撕破了芭茅的伪装。谁会相信一簇簇绿色的火苗正在山岗上恣意蔓延。

一曲盛大的交响骤然开场。站在二月的末梢，一群盛装的男女禁不住目瞪口呆。

闹春

多像我顽皮的小女儿，趁我一不留神，小手三抹两抹，就把一面雪白的墙壁涂满歪歪斜斜的草和树青葱。蓊郁。那些星星点点的花，眨着眼睛好奇的眼，一齐学着地，得意地笑。小小的身子一颤一颤。还嫌不够，又抓起清脆婉转的鸟鸣往空中抛。不过光有歌声是不行的，还得有舞者，譬如蜻蜓，蜜蜂，以及彩蝶。当然，伴奏也不可或缺，听，铮铮淙淙的山溪，是多么的适宜。

一切仿佛天意

春风

李宗原

是恒定的铃声，在那一夜唱响，苏醒及时，而又缓慢。

是一只温柔的手，拉开这个季节和幕布，让温暖逐渐渗透。

是描绘的彩笔，勾勒之间，圆润流畅，渲染亮堂的天地。

是犀利的刀锋，雕刻生动的时令，每一个生命都因此那么精致。

携料峭寒意扎进心里，以微醺融化薄冰，轮回就从这一丝一缕重新开始。

踏雪而来的骏马

杨建华

一朵雪花。追赶着，声声马蹄，融入浅草的温情。一缕风顺着高昂的头颅，敲开春天的门扉。

纤柔的柳丝，如低垂的火焰，在春风扑面的路上，舞动激情。一匹骏马，捎来在水一方的请柬，溅开雪花的祝愿。缤纷的诺言，已芳香了山川。

窗外，是谁伏在春天的马鞍上吟唱。将我摞倒在季节的封面，陷入辽阔的草原。倾听岁月的足音，碾过河流的骨骼，山川的丰腴。

奔跑，融入风声浩荡的旋律。得得马蹄，渲染了蜿蜒的那方山水。一抹晕光次第绽放。推窗看见一群燕子的情意初开，翻飞在醇厚的清风中。打马而来的伊人，温暖了去年今日。

让我们从那段峥嵘史寻根

邹高翔

线系统子弟，都具有“既非农村又非城市”的特质。我现在明白了，这就是基地孩子的“三线气质”。

上世纪九十年代，三线工厂搬离深山，留下一座座“空城”。如今，306厂成了一座职业技术学校，328医院移交给了大竹县中医院。2011年春节，我们一家三口从广州回大竹过年，我特意带上妻子和八岁的女儿，来到306厂原址探访，让她们了解这段尘封的历史。三线人，值得诉说的太多太多，他们打造国家利器，更为民族留下精神丰碑。我们的同辈和后代，都应该铭记。

因为三线，大学同学和中学连结在一起，建设者和原住民连结在一起，历史与现实连结在一起。吕同学完成了身世的寻根，我完成了精神的寻根。无论何时何地，父辈的旗帜底色如墨，让我们从那段峥嵘历史中寻根。

(作者系南方都市报高级记者)

了他严谨内向的性格，以至于到了诸多三线事业已解密的今天，他仍然不肯向孩子讲述。所以吕同学一直不清楚自己的身世。

我给吕伯伯看了一篇展现原达成县地区三线工厂历史和现状的见报文章，他终于相信，那段历史可以公开了。他说，女儿出生在单位328医院。这家医院在大竹县城，当年是三线系统的专门医院。也就是说，吕同学是我正宗的乡党，孩提时代我们也许曾相逢，大学校园相识，不惑之年时才相知。她求解多年的“我是哪里人”问题，有了答案。

小时候，不时听到父母说起三线人，简言之就是“兵工厂的”，对他们离开大城市来到我们小地方，为国家“做大事”，非常佩服。他们与本地人很少打交道，显得十分神秘。我上小学时，一个偶然机会去过306厂，山脚下水库边俨然一座小城，惊奇不已。我上中学后，班里和年级有一些如冯同学这样的三

样的精神，为国家的航天事业一砖一瓦打下基础。他们忠诚地保守着这秘密，上不告诉父母，下不说与子女，一辈子甘当这样的无名英雄！

是的，我无比自豪地确认：父亲是英雄！神六发射时，父亲坐在电视机前几乎凝固成一座雕塑，回忆起来，我理解了他的心情。我后悔当时没有握住他在四川染了风湿有些变形的手，轻轻地说一句：你们的付出没有白费，杨利伟知道，新一代的航天人记得。

更为戏剧性的是，见面第三天，小邹邀请他的一名中学冯同学，也是基地的孩子，以及冯同学的父亲——一名技术人员，来到我家作客。父亲和冯伯伯，两位古稀老人，越聊越投机。我们惊讶地发现，两家人拥有相似的家庭结构，相似的生活轨迹，更相似的是两位老人的性格、脾气、生活习惯。

他们平常都不善言谈，不喜欢甚至排斥与人交往，不喜欢旅游。在我才理解父亲的倔强偏执：科研

人员固有的严谨诚实和受多年保密教育的约束，他们很难于外人敞开心扉，很难融于社会人情往来；同时他们拥有非常丰富充实的内心世界，秉持知识分子良好的教养和学识，他们甘于奉献，忠诚于国家，保持着灵魂的高洁。

吕莉莎

人员固有的严谨诚实和受多年保密教育的约束，他们很难于外人敞开心扉，很难融于社会人情往来；同时他们拥有非常丰富充实的内心世界，秉持知识分子良好的教养和学识，他们甘于奉献，忠诚于国家，保持着灵魂的高洁。

记得当时父亲终于把目光从神六发射的画面上收回，脸上泛着兴奋的光，对我说：我那时根本不敢想象，技术能有这么先进。

直到今天，他所有的牵挂与荣耀，依然是神舟飞船和航天计划。在国家与历史之间，他个人的荣辱和需求是如此的卑微。好在，他还有我，我是基地的孩子。我会挽着如今年迈的他们，重走当年的光荣之路，即便已是空城，那光荣与梦想的印记，不会风吹云散。

梦里花落知多少，梦里的青山绿水，杜鹃花漫山遍野盛开时，我们终要归来。(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

读者来信

达州日报编辑部：

我是南方都市报邹高翔，冒昧打扰。我家在大竹县，本月到北京采访全国两会，看望同学，产生一段机缘，很有感触。我和同学吕莉莎各写了一篇稿件，投来贵报，希望刊发，为社会尤其是年轻人提供正能量。文中当事人拟回达州，希望找到老同事老朋友。

我关注家乡发展，也关注家乡媒体行业。贵报办得很有特色，值得学习。

邹高翔 2014年3月20日

三月，我到北京报道全国两会，抽空看望一名多年未谋面的吕姓女大学同学。本是一次平常的拜访，却衍生出一段意外甚至有些传奇的寻根经历。

吕同学当年从河北邯郸市考上大学，在班里女生中气质独特：既不像城里人，也不像农村人。同学都爱夸耀家乡，但我记得，她从未说过“我是邯郸人”。彼时年轻，未及多想。吕同学大学毕业，留任学校工作，正好我想看看学校。到她办公室叙叙，她说童年随父母在四川三线单位长大，八岁时离开，具体地点已回忆不起，只记得叫064基地。我家是四川大竹县，县里就有三线单位

306厂。我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看过一些资料，去过306厂。我听到064基地快跳起来了，不就在北边的达川区吗？

正好我有一名冯姓中学男同学就在北京，他是306厂的子弟。第三日，吕同学邀请我们以及吕伯伯到她家，与她父母好好聊聊。吕、冯两位老人都年过七旬，初次见面如老友，打开了话匣子。他们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从北京来到四川达县地区(现达州市)，钻进山沟里的三线工厂从事技术工作。吕伯伯所在的304厂，位于通川区。1985年，064基地和062基地合并，304厂和306厂属同一基地了。高度机密的工作岗位，塑造

我终于知道：我是三线基地的孩子

国人见面时总喜欢问一句：您是哪里的？中国是乡土社会，“老乡对老乡，两眼汪汪”，说的就是人以地域划分的高度认同感。这于我，一直是纠结难言的迷途。

爷爷是山东人。我父亲十岁时，爷爷去世，到了辽宁沈阳，上了大学。毕业后，父亲在北京工作了十年。1971年，从事尖端科研工作的父亲毅然决然娶了将雏一头扎进了四川的深山中，投身三线建设，一去又是十年。

我就出生在那山清水秀的地方，那里我美好的童年回忆，令我魂牵梦萦。机缘巧合，直至今年三月我才确切知道，我出生在四川达县地区(现达州市)大竹县的328医院。这代表着一种当时众所周知的身份，一种烙入生命的标识——我是三线基地的孩子。

感谢我的大学同学小邹。如果不是他毕业20年后后来相见，如果不是他相邀我们共同拜访了他的中学师兄，如今的人民大学刘教授，如果

不是听他们说家乡“大竹县”，我不会想到，我会这样猝不及防直面那段几乎被埋没的历史，揭开父辈保密了一辈子的激情岁月。

生活，永远比电视和小说更精彩，这戏剧性的一幕就这样发生在我面前。先是小邹和刘教授震惊地望着我：哦，你是那个神秘单位的人？然后是我吃惊地望着他们：你们知道我们？当地人知道我们？

见面后，小邹给我发来一份份资料。他对这段历史颇感兴趣，不仅从小受父母影响，仰慕这些来自大城市“干大事”的人，还带妻女去过已成空城的原址探访。他要让孩子也知道这段历史，知道曾有一批人在这里为国家的理想奉献无悔青春。

一篇报道说，2004年杨利伟专程到成都龙泉驿航天城，感谢曾经在深山奉献的三线建设人员，向老一代航天人致敬。深夜读到此处，我泪不可抑。要知道，父亲从事的就是火箭动力推进系统研究，在当年科研设备有限的条件下，他们凭着怎



摄影师与模特儿 (柏在田 摄)

走在乡间小路上

邹清平

大山里的羊肠小道，宛如大地的经脉。我从会走路开始，一直用双脚测量路的高度、路的长短。童年时，上学、砍柴、割草、种玉米、拣菌子，都是孤独地，或有伙伴顶风冒雪，赤脚淋雨，艰难地负重行走在山间凹凸不平的乡间小路上，虽有痛苦、寂寞、惆怅，但总是欢声笑语相伴，度过快乐的童年。

几十年后不惑之年的日子里，节假日我常常在火峰山、凤凰山、王家山、犀牛山的林间小道悠闲地散步、听鸟鸣，欣赏林中翡翠小花，吞的是新鲜空气，喝的是崖隙泉水，看的是蓝天和白云自由奔跑飞翔。

山腰和山脚下，田地里那诱人的绿色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淳朴的村民从不和我们讨价还价，我们也从不计较，只图新鲜环保，互相热情地在田间地头、松林中买卖着白菜、红苕、土豆和新鲜水果，其乐融融地享受宁静和幸福。

走在火峰山、犀牛山间的小路上，虽没有暮归的老牛和夕阳作伴，却有多彩多姿的鲜花、绿色的空气、新鲜的蔬菜，“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

眼前不时出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天然画面。蜜蜂嗡嗡，百鸟互相鸣唱，打破山的宁静，偶尔在树林中、田野上传来牛羊鸣狗此起彼伏叫唤的声音，同时还有山间儿童砍柴割草的身影，既亲切又兴奋。

我一直对犀牛山情有独钟，山间林中纵横阡陌小道，是我们或快走，或慢行，或寻找绿色的快乐的小道。犀牛山树林中，似曾相识的驴友，一路谈笑风生，精神抖擞地喊山、爬山，享受着户外运动健康的生活方式。

山腰和山脚下，田地里那诱人的绿色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淳朴的村民从不和我们讨价还价，我们也从不计较，只图新鲜环保，互相热情地在田间地头、松林中买卖着白菜、红苕、土豆和新鲜水果，其乐融融地享受宁静和幸福。

走在火峰山、犀牛山间的小路上，虽没有暮归的老牛和夕阳作伴，却有多彩多姿的鲜花、绿色的空气、新鲜的蔬菜，“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路旁的花儿正在开，树上果子等人摘”，这些歌词仿佛就是根据这些真情实景复制克隆出来的，这些美景在歌声里蹦出来唱到了现实生活中——生活如歌，生活如画。

有时在山间听山、喊山，听山的回音绕山梁扩音，时不时见景诵诗或自己写几句心理感受，捕捉大自然最细微美妙的风景。

在山间，在林中，我们要么自己煮好香肠，背上开水，带上面包和水果，自备午餐；要么就在附近老乡家中，扯回地里泥土清香的蔬菜，在清香四溢中，和老乡如亲戚般谈天说地，一起吃完可口的饭菜。遇上甘冽的井水，还会背回几公斤回家泡茶品味。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没有灰尘、没有噪音，有的只是新鲜的空气和宁静。想走就走，想坐就坐，想停就停，无拘无束，真正有无穷的乐趣和永恒的吸引力。

黑板擦

漆楚良

那块黑板擦，被我悬挂在老家房屋的檐子上。

横穿房间的檐子，被烟熏得漆黑，黑板擦被挂在靠墙一端的檐子上。黑板擦也被烟熏得漆黑，像一块被油污包裹的腊肉，悬在半空。当傍晚的风吹穿窗户，吹进房屋，黑板擦也就开始摇摆。六年多时间了，黑板擦被冷落老家房屋的角落，显得有些落寞。

那时候，我在偏远山区的一所小学教书，每当上课铃声一响，我便夹着课本，拿着黑板擦，精神抖擞地走进宽敞明亮的教室，站在三尺讲台上。或者，我像一名“演讲大师”来回走动，眉飞色舞地讲课。或者，我在黑板上板书教学内容，为孩子灌输新知识，传道、授业、解惑，黑板擦总是寸不离身地拽在我的手里。每当我手心冒汗时，黑板擦就会被浸透，感受到了来自我的温暖。

无数个这样的日子，黑板擦时刻跟随着我，南征北战，行走在不同学校的教室里，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了一大批莘莘学子。可以说，不管在什么学校，我只要看见了黑板擦，辛苦劳作的教师形象就在我脑海里闪现，一双双渴望知识的双眸让我回味无穷。黑板擦与黑板之间不停地摩擦，耐磨的软质泡沫渐渐地脱落，牺牲了自己，幸福了大山里的孩子，它是教育战线上的功臣。自我离开教育岗位后，那块黑板擦被我挂在了老家房屋的檐子上。

曾在山区学校工作的我，那一年被调进县城，离开了大山里的学校，从事了其他工作。一转眼，我到县城里工作已经六年多了。又一年，我回到乡下修缮老屋，才看到黑板擦，像一块烟熏的腊肉，挂在檐子上，落满了厚厚的灰尘。这让我想起，我拽着黑板擦，在教室里上课的日子；让我想起，我拽着黑板擦，与学生渴望知识的眼光发生碰撞的日子；让我想起，上课铃一响，学生期待那拽着黑板擦的教师走进教室的日子……

编辑：蒲建国 主编：廖晓梅

2014年4月11日 星期五 dzbshzk@126.com 2889342-407